

宋  
西  
事  
案

宋西事案目

二卷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劉平請選用酋豪守邊疏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范仲淹上攻守三策疏

龐藉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宋西事案目

宋西事案卷之二

海濱詢士漫輯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略曰頃聞元昊猖獗敢犯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關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於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

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消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

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道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自教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倘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阻

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  
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掩至可以恩信招徠  
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  
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  
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  
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拓益感專爲靜  
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  
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錢無功損  
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



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撤警也。

收拾人心、正是攻心之第一義。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三十餘年矣、自漢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繫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

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爲我助此又不可不  
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  
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  
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  
以來受恩於國至於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  
虧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  
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  
在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  
我爲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廩訓辭居然

復。息。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天。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勅。守。將。蕩。滌。鯨。鯢。如。此。則。我。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興。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鄰。伐。叛。兩。有。辭。矣。

伐。交。而。交。不。可。伐。日。後。契。丹。尚。以。元。昊。輸。款。邀。功。况。初。發。難。時。言。何。容。易。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

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略。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齊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

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  
斥遠烽堠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  
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磽地無水草齋  
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  
隨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  
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專勝二字大是可味惟專則自勝敵所備  
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卽此便操勝人之勢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州大首領喃厮囉今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  
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讎怨。今諸戎  
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  
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  
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  
誠信要結。今邈川界於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  
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倘於朝臣中擇  
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  
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

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  
令遼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旣弱遼川復  
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遼  
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  
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  
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收哨氏之用異日劉渙之使徒然有勞而  
無益則聯絡異類自當別有作用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寔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惟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才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



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民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此堂堂正正之議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譬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襄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

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鑄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大約根本之地，尤在中樞。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間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揆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遠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磴，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

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  
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此卽是屯田之意理財正大之道舍此更  
無別法

###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  
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弊事積矣有司徒  
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  
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寔

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  
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  
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  
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  
沉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  
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  
大事財用爲急也

可與足食合爲一條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泥沙填淤遂至河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流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卽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計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



視潛有決鑿，汗瀦我良田，損塹我邑屋，阻絕我  
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  
障，益望擇勘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外敵戒嚴，事事須有密酌，防維不特在決  
隄一事，而宋之都汴，則所重在此。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  
離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

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  
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符  
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非善於用間者不能用購蓋間密而購顯  
以間爲購始不召侮外夷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曰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  
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  
之空國事邊於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

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蕃  
落驅略向盡鈍兵挫銳財殫力屈去歲劉平石  
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  
經略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然  
猶薄示損懲微塞物議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  
敵至於覆軍殺將感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  
安用名爲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  
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  
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

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蓐寢訖平羌  
虜若將卒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  
陛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切聽輿人  
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  
何哉凡諸邊臣稟命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  
急卽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  
謀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矛楯人無適從  
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  
衆謀于獨斷通四路爲一家近如麟府之圍雖

非陝西疆域、然爲統帥、苟急國患、卽未能請行  
赴救、猶須整師境上、助爲聲援、陛下旰食軫慮、  
遣勅使齎璽書督之、出偏師使遙牽賊後、逗遛  
立却、畢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  
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幸存、勢已孤絕、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  
延、卽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爲救也、陛  
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  
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爲攻、家自爲固、

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爲軍路根本以爲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城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捕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斃賊若將卒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中國之弱往往自取其敗成敵之強而機

宜緩急牽制之弊尤取敗之本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寶元元年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  
狀曰：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  
等到府奉傳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  
一族，本党項遺類，居呼韓舊地，東滄銀夏，西至  
靈鹽，南趣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下，輻員千里，  
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  
發兵夫，送糧旱海，邀險肆掠，爲害不一。至道初

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  
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籍，糧卒並沒，守  
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  
召宰臣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郅延環  
慶三路趨平下，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  
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爲○將○帥○何○人○護○輜○重○表○  
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  
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  
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出麟州五路趣平下竭內帑之國財罄關中之

民力助內地不可同日而語在內地則可因粮于敵示教于守而穹虜之地進無所得則退無所歸分道遠出永有不敗繼隆與下罕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

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

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

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棒入朝之

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迹窮蹙可知涼

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授朝廷節度使倚角

追討靈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北臧才等數十

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有累歲積年

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臣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卽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唯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驅逐，去勿追補。嘗出陝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役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貿易華戎，捃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妄作名器，僭製車輿，媵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付以犬羊，置而不問，芻豢過飽，猖獗遽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公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總

指陳時事如掌誦謂英公雖願乎然特重之外更無奇

策策勝之難必頻當易乃肯心折

遷逃伏平下。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  
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齋糗則不能支久。須  
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倘進  
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晝設奇伏。夜撓營  
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  
既無長舟巨纜。則須浮囊挽縋。苟賊列寨河上。  
巢穴亦安得是。若夏人背旗子而馳水師之至。則  
不為元昊矣。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攻。未知何謀。可以  
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輕  
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

東將佐控扼險隘，但輒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若威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衽席，必有成算，係於前籌，此非臣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爲控扼。所最憂者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隘。此

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

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爲奇兵。其次疲

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強弱兼用，強爲

弱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

年之弊，參以他兵，不能專用已長，攻彼之

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

或弓箭手內擇弓刀槍槊手三二千副之

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

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

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橫絕邊徼數百里間  
往來交擊互爲首尾傳矢持滿俟中而發  
○首○之○可○謂○也○一○時○有○十○萬○夫○不○知○傳○之○奧○  
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萬之矢以殫三  
○百○量○陣○中○之○矢○來○自○此○陣○法○不  
萬餘人羌胡種彘不易支也仍乞立爲強  
弩指揮特升兵額稍增月給以震軍聲以  
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此有謀必不敢容易  
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  
臨時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緣邊熟戶號爲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

誘二族與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  
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貪  
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憚以威武而欲倉  
卒驅之禦敵漢強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  
矣其明珠滅臧等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  
鼠戰必倒戈元昊窺見此隙所以勾招打  
虜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知其若  
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  
固藩籬此西陲之急務也



三甘涼首領河西大族繼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已來仰恃國威吞噬略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惟有吐蕃與賊世讎唃廝囉住宗哥對賊巢穴蝦龜來剗心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唃廝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二子靈夏節制又乞遣使剗心撫存蝦龜令父子協和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爲元昊旣破地入吐蕃則唃廝囉勢大復生一敵此議

引虎推狼人人計對面無方位定得此警推本

乃計之不熟者也。平下逆黨。習於劫掠。吐蕃

是一法然也亦何能引也人情過計類多若此。

雖衆。兵技不敵。但欲使且牽賊勢。未必能盡。

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徇空言。非國家之利也。先朝潘羅支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遙制遷罪。况今厮囉向化。父子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憤。差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吳賊未敢輕離巢窟。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卒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

守處當增兵。兵之增減卽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愴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喉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

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擇一平易分路，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卽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分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則最近者，雖朝旨許令互相照應，切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令

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郵延可以策環。

策の應の是の策の所の第一の事。

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倘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賴累年關輔大稔，易爲置計，今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

軍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軍馬歸回，有急警則令逐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馳騁，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爲減筋必至撤兵，則何以守中，何以策應此處悠久之計。更須別悉乃得。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爲寇賊，山林深阻，難爲搜捕，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爲業，若此者在防虜虜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頻，丁夫逃潰之尤，互相扇搖，聚而爲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

爲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  
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陸  
安靜多年，若據行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  
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又乞置  
壯丁壯丁獵戶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  
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寓令也。  
朝廷檢詳前奏，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  
添置，候賊平日，卽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  
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爲辦集。比點

壯丁獵戶果可以防守城壁否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讎賽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此論甚切罕星防禦之失畜芻粟餼爲寇糧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先支沿邊等巡檢軍馬就食盡糧草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



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併小寨入卒入大

寨把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盜二則併得兵

力于要衝之處以衛奔衝

九方今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糴

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况關輔稅租

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調兵食急賦橫

斂則秦民輕悍吝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

也近者有詔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

能佐縣官之急欲望朝廷詔關中州縣有

外西事類卷之二  
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收贖者、許令召保、  
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准粟五  
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寨下之  
粟必稍充美、寬宥過誤、全民膚體、足以上  
副陛下至仁之德、又慮議者以爲國家全  
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切  
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赦過、得  
粟便民、比之拜爵、此爲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至士兵、添差弓手、各

有次序卽乞委自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  
兵于近裏州軍及減騎軍回關東仍省沿  
邊閑冗吏員仍乞指揮諸路總管司臣寮  
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  
謀英公正德議論之二多掌任事之計耳妄說事理聞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  
衝並須出兵守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  
得披城翫寇放過賊馬令入他處如違以  
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  
預謀戰鬪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夏竦所陳十事，儘自得窾得情，不失禦虜機宜。安得以人廢言，但至于身臨成敗得失之際，便多徘徊顧慮，所以竟無建立。若其行邊，乃携侍姬，軍中幾至釀變。英公功名人也，恐不宜作此劣狀。

劉平請選用曾豪守邊疏

寶元二年，劉平爲延廊環慶路副部署，乞選用曾豪各守邊郡。疏曰：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

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  
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  
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靈武馮繼業移于內地  
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  
就狼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  
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  
修藩臣朝廷姑務惜民卽以靈夏兩鎮授之德  
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  
四州限山爲限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

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  
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  
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  
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  
若如平所料是天之神宗也西北之憂正是可測止為元昊天助與人耳  
旦爲人殺戮曾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丹  
相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  
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  
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  
多乘人心離散與唃廝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

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于祿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爲肘腋，以其

勁勇而喜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



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瘡不可並治必重者爲先輕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德明兩鎮之授固是朝廷失計然招集土豪授以職名亦須有一段聯絡呼應之畧乃可駕馭而使之爲用惟是元昊與唃廝囉相持之時正宋人乘隙攻瑕之日失此急着後便犯手矣

封喃氏而敵元昊人人皆知之然喃氏果能敵元昊否

以夷攻夷而卽以夷地封夷人中國之策甚得但甌脫之地計不能守卽不與夷地將焉往正恐夷人亦能解事轉歎中國之愚耳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違犯亭

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讒詐之說，失於嚴戒。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分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自彥族破，而沿邊藩籬大壞，塞明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爲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閣門祇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爲三塞之援，使上下應援，左右相顧，爲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

逃徙者、委邊臣撫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臧大蟲、屢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賸禮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邊、此指國然但皮膚之傷、傷而不已、必及腹心、况非皮膚者乎、機邊者、不可爲此等語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旣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

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况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爲上策。大役旣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爲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漸減騎兵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心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亡生也

撫羌夷而恤民力自合如此防邊之無奇策所從來久矣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寔  
關內上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寔之勢  
寔則避之虛則攻之今之緣邊城寨有五七分  
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寔  
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  
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  
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  
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  
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府。阨廊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累歲。終未收復。緣



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且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以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

此古人成功之易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此老成持重之見。然實最不易言。必處處隄防。事事周密。乃可言實不然。則一城瑕百城皆瑕矣。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康定元年韓琦以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榦都總管事公事因陳用兵練卒之策曰公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惟士卒與將皆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

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粗，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數，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官與范仲淹、龐藉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鋸刀槍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加龍衛而在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

揮屯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  
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  
鳳路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  
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  
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  
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士，聽三  
年以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  
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  
無馬者，并馬者，給之，詔從之。

兵貴于精，精在訓練。所患強弱溷雜，臨敵以弱累強。此弊善用兵者所宜深講。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康定元年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

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  
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  
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  
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  
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  
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  
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  
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  
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

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舉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慶環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意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虜歲月之間邊民苦



其屠掠。蓋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島。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

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  
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  
敢與較但爲彼衆我寡而爲蹙境棄民之計豈  
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  
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  
各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渭三州今臣爲陛下計  
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  
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  
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

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潛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羗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

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  
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  
揀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  
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  
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  
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  
魏公之欲添兵、非徒聚而糜餉、大端分佈  
要害、而又止揀刺土民、以建兵、則名雖  
增、而實省矣。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兩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旣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擄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踏無人之境、今延東路合隄防一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塞、其西路亦委王

信張建侯狄青王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竝入且併衆力禦賊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事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多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

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反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政掠恐未  
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  
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大  
將屢動不立大功必爲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  
元○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  
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  
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  
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  
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

平亦爲休而漸矣

既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



計如此則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賊吳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卽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希文之意只以招納爲主而隄防虜寨亦自精密

范仲淹上攻守二策疏

仲淹改知慶州上攻守之策疏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

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  
穴。復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  
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人界牽制。其如將帥方  
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  
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  
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  
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  
樂久戍。又無管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  
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

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建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能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叅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于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

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

朝廷必令牽制。取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

兵三萬。騎兵五千。

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

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人界。當先布

其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

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

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

如舊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

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絲邊城寨。臣以兵方穡事。將係官閑雜。

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俟  
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愿諸寨並以畢功

城寨堅牢當畱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

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今為麒麟副使  
慶州北都巡檢趙明

令為東頭供奉官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

柔遠寨都巡檢使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  
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

召援兵柔遠寨十里南去  
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

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

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負使臣勇夫身歿

者居其前

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

可用策應者居其

次

任守王信達王文王遇張宗武譚加震王守恩

使臣中可當一隊者

參于前隊

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

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寨

周美張榮李緯楊卽劉廉濟張繼勛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

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

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

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

難進常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

功將吏及婦降蕃部并就糴芻糧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滅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路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如此處下一處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食祿，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也。臣謂戎虜縱無賦歛，而中國賦歛之外，有戰則安得不藉，降城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

以聚兵而安得不聚兵以安得不聚兵以安得不聚兵



古來名將用兵更莫喻也但非克則治標之意耳

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服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就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寔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圖營田據畝

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

蕃部進荒田以遷資酌獎或量給與之田價

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

臣與擇官負約古之議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制也

議攻則明賞罰，議守則營屯田，雖屬老生之常談，然希文計畫之周，皆以身履其地，故易而可循，詳而可久，前賢作用，不為竒特相，只合如此。

龐藉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仲淹既上攻守之策，昔龐藉知延州，仁宗詔令詳定，因奏曰：臣近奏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為虜衆之舉，齋糧不過

死此則宋之城中大無堅持矣得韓言宋

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

人之弱

歿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剄劓若諸砦有樓櫓矢

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旣齋無久糧野

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還我以重兵乘之觀壘而

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

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河洛涉春

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

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預

笑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

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爲持久寬兵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爲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入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容賂。

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亦只就希文之說，稍爲調停，殊無痛痒切着。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報不同。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

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酌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  
策前鋒一爲後隊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  
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  
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  
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  
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  
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  
常○不○嚴○而○其○如○敵○至○上○選○避○何○  
若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  
扼要害又合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應旗幟爲



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遠趨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精藝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

者三百五十人引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如此乃爲親切訓練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官兵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錄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

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  
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  
二餘以步軍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  
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  
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  
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  
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  
竊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  
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深中時弊

弊

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哨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亢之氣甚勁，而為謀亦周，然終無一着，可以制虜之致命。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慶曆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

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

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寇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今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山路險惡，而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

日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屈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割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負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



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侯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汰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諸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數。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

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十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藉心薄田夫夫豈無奸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十疑極悉邊事之弊，惜不見其救弊之方耳。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可痛哭太息，豈無故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

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  
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業已成、而上下  
茫然、不知憂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  
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  
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  
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  
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  
虜氣愈驕、自以爲晉、昔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

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也。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其涼諸蕃，以招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勦，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

大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  
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  
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  
辭禮驕慢，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以爲驗，亦恐  
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  
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  
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遺盟，  
過邀尊大之體，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竊其事  
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率士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肯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日之盟約尚可

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盟朝廷何負三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有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乃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立新紀律則必不能救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至多苛碎渺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繞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據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效祖宗舊例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

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三員、密投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益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材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強葺洛

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則皇居壯矣。

魏公為有宋第一輩人，而議事止切實易行，未嘗一語作沾沾喜事態，前賢持重之意，自可想見。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慶曆五年，仲淹為參知政事，奏陝西河非攻守。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平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妄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

長驅深入、有吞併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  
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照、誘脅邊人、欲之關中、  
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  
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  
元昊使其內侵、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  
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非戎  
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  
而終于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  
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

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  
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  
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構之勢、  
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  
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  
計畧、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  
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  
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  
未必能爲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據、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非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又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諸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

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恩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息、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寔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時情畢注於此、則希文亦不得不爲調停語矣、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阻敗乃求通順寔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

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在。人。情。中。事。不。可。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任管東莞、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

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於寨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彌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闕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

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  
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  
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熟戶  
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  
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沿邊軍馬、盡可勾  
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  
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  
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  
顧慮、我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少無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寬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防守專用上兵自是可久之計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偏而築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先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漢秦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必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瀆武，角勝于絕漠之外。

也。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惣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美○狄○之○便○于○侵○犯○所○恃○只○在○此○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一○分○一○年○勝○敗○自○判○集併攻谷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敵，專一○勞○之○失○古○今○一○休○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

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

著數嚴密

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熟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番進兵  
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  
其族假若鄙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  
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  
若邊疆一帶能如此恐非所應指臂相使  
困疲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  
何難禦禦  
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  
使賊奔命不服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



州、絳州、金湯、白豹、折蓋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  
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  
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落其土，復逼以威，必須  
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  
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  
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  
生事也。

三師迭出，子胥困楚之計是矣。倘敵人乘  
勝而長驅，則奈何？又在度事勢之強弱，以

用之耳。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

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  
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  
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  
選有才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  
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  
而便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  
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  
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府府定州  
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

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又  
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  
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豈不至差失，或  
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  
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事匱乏，至用兵之  
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  
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  
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藉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受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藉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

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

觀此則王居之地更宜信固金湯

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

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

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

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

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

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

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

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後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矣。七謀密定，伐討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

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  
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昨盟好已搖安保其  
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  
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夾其收復使  
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  
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  
無窮矣

北虜近而西虜遠故防近虜與禦遠夷者  
其法自異



攻守二策大意不越前疏而著數更較緊切至于末段之備契丹尤多遠見靖康之際卒如公言若公者可謂社稷臣矣

田况上西賊十四事疏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爲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

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爲辭王師伐叛吊民之體自此失之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久不輕戰之士欲令自敗亦是畢法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于鬪戰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問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十人其餘大小

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一策。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旣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爲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兵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

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于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微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筴，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輒馳霧捲，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爾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且

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  
主客異勢。退進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  
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于一舉。豈勝算哉。自  
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  
日者山外之民。東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  
境。人漸定矣。料賊今春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  
必使藩籬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  
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  
可測。願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

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三日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于大將旗鼓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寔爲大將而不能指揮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

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爲鄜延部管張亢爲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嫚。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也。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

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國家盡力者、秦罷之、則分部立而功可異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視我機宜、動必得寔。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餼、止于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寔事、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



寔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胷，辟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皆朝廷固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番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

其驪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懼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俱，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殺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爲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清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利，無以資其

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清白鹽以困賊、遷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死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廝囉、欲誘以爲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唃廝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

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日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禦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爲患。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則我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編于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日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爲士卒先。自吳賊擾

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糜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日，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披甲。

上馬者，况驍勝雲武一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于茲也。九日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頭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于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邊臣其死事，猶獲子孫之福。

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  
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  
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日  
主將用兵非素撫不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  
會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  
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如此安得不萬舉萬勝既成行列表手掩口然  
後敢食虜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  
任福在慶州番漢各以信服士卒亦以諳練一  
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

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  
非大過母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日古  
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  
死生俄傾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  
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克國遇寇戎亦  
日饗軍士大祖用姚令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  
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枚一州征租  
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  
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



年帳藉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泰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年或因都關、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闔外之事、無不專制、材量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

大體也。十二日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猾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綱甲，鍍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斛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日，今春吳賊寇邊。

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備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氏熟戶使爲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不備賊動必求會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日吳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祆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奸鋒其

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料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爲步奚，此皆去賊地遙，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降順者招，保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謂田土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從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垂可安矣。

十四事於西陲用兵之失制馭之疎無不  
了然如指掌亦嫻習邊事之才也然其救  
時急着亦只在招熟戶練士兵嚴守候皆  
韓范諸公已行之事大約事取寔用便不  
能人吐一竒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修又論永洛城事宜乞保令劉滬等上疏曰臣  
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永洛城事枷禁滬等奏  
來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

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永洛  
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于難得未暇經營  
今滬能得之則于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  
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永洛爲不  
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  
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罅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  
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  
則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

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永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勝取，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永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任事者少。此永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

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  
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  
聞永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  
今劉滬即與狄青異議縱使永洛築就他時萬  
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  
付則永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  
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大部署此  
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也  
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解和



務要兩全必先論密狄青曰滬城宋洛本有所稟

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

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

臣○畫○極○書○符○軍○功○作○與○特○權○皆○兩○全○人○

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

若它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

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麾自合有罪

朝廷以汝未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

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未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

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

後永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  
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永洛之利  
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  
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滄旣不可  
罷永洛之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  
伏望聖慮深思

城一永洛而意見參差若此甚矣邊事之  
難舉任事者或作或輟豈無故哉

附錄

以下四議非元昊時事而深得制馭  
防捍之方故附錄於此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宜，上奏曰：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寨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它，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讐，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

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  
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滅矣以弓箭手  
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土臣責得十三州軍有  
二萬餘人若更於它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  
六千人其本城兵土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  
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寸  
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  
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或得馬畜貨財  
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採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駟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心向風、恐遷賊且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旣以稟命沿邊、兵勢自雄、

則鄜環延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賊遷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衰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羗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耻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

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于窮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耻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乎。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遂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

我使違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爲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好兇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診思之痛心。願惟靈州。還同奔獸。外則虞寇戍。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視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開隙。伏望明諭邊將。內脩外虞。臣不甚憂國。思報之至。

繼遷以吞并未盛之虜。當宋朝未忘兵戈之時。舉朝精神。畢注於此。不難措手。而此着既失。遂至養成德明元昊之勢。悔之何及。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于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邊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事苟  
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  
形勢險多如此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  
自隴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  
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  
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  
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  
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  
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

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振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遥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蓄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逾曩日，靈州非河外鎮戎

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旂  
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逃、事  
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郡蕃  
震懼、絕無鬪志、兼又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  
經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  
十里、西至南市累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  
子米適西鼠等三千、以胥原渭靈環熟戶、常時  
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  
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郡，蕃北掠回鶻之隄，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戍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

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  
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它日愈熾、不若聽驍將  
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  
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  
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嚴苦、望非他  
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  
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  
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

兵既屢入安州爲逸此言失之

欲其奮不顧身、今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

致。始。人。心。之。二。節。之。也。

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

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

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

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

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

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

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

人。情。自。是。如。此。



歿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  
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  
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  
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  
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  
漢時渤海盜起，龍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  
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飢民，况靈武絕塞西  
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  
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

術。異。于。它。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鎮。戎。一。軍。關。係。西。陲。自。當。嚴。守。但。嚴。守。既。苦。自。當。厚。恤。以。結。人。心。俱。是。鑿。鑿。可。行。之。議。

###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

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  
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  
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  
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  
慕○驩○然○有○歸○服○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  
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  
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  
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  
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

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而內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氊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氊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氊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我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西路番兵及洮河宕壘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喃廝囉歿董氊繼立法祇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彊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併合。

此○謀○聽○之○其○足○動○

○人○但○數○弱○者○本○是○散○而○不○介○即○介○之○恐○亦○未○

○使○法○勇○氣○振○發○耳

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則稍以恩信殺之。身與之爲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服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响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

之而喃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鷄羅瞻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賸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原城與漢界相近

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子與器不存之類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使之之謂服連結如之及一氣之能為附服之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賒征及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于漢界寔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爲制賊之上策也一臣竊見鄜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鬥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遇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番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黨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寔皆出于西戎而已。何獨在廊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畧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爲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爲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

卷一百一十一

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爲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爲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旣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爲吾用。臣愚以爲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爲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

能識畧爲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爲都大提舉以揔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爲過，而久遠並爲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爲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竊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

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

十萬餘帳之間可以無使其心腹之一此語恐未

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

深思

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使可獲蕃兵十餘萬

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盡令蕃兵獻地

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

番人所以願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置

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

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

納盡帳起離則番人願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

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  
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  
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  
腹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我謂  
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買今之蕃部正同此耳  
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土地皆可賈易而致臣  
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安  
南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閭臺臨羗抱罕邯中  
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

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羗戎而已耶

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撫西蕃大有聯絡  
駕馭之妙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  
其力二語可謂善於用夷者矣說者論韶  
方銳意功名以開邊燹異日熙河之役皆  
其嚆矢不知剪逆滅叛惟力自視若機有  
可乘而甘於隱忍以偷目下之安亦何鬚  
眉以報君父故熙河之事不當與似道江  
淮之啓爨同日而論何者神宗全盛之勢

非南宋疆土日蹙之比。而王韶終不失爲有用之才。此疏非元昊時事。取其說之可。以因虜振邊也。特錄附於後。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知定州。乞增修弓箭社條約。上奏曰。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驚急。然居安慮危。有

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傑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務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飢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



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  
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騎惰已久膽  
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破甲持兵  
情弱之情如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  
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非虜疑畏或  
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  
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  
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  
旅至于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脩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誘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驚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輦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坟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夥。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

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趁  
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  
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倒  
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  
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  
可用先朝名臣師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  
拊循其人以爲牙爪耳目之用而藉又增損其  
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  
熙寧六年行保甲法自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

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今弓箭社兩下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拿。見今州縣委寔全籍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

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必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違、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非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相循。其人去訖，輒復給用，龐藉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此○法○無○防○邊○弊○房○即○腹○內○之○地○處○處○當○行○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勅將吏，嘗加拊循，使三萬餘

身西... 卷一  
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狙  
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  
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其所乞立法  
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藉已獲朝旨事件除  
見可使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  
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列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  
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



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麗人戶與下

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人材事藝家所推服者，方得

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

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

習。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

天啓事共  
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

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  
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  
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  
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  
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二年無差  
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  
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三貫以上錢  
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五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

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弛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

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聞致死除依條官給緝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

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罷藉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衆私施行今叅詳增補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疆虜爲隣各自守護骨向墓坟曉夜不住巡邏探視以此巡檢縣

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  
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  
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  
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杜人戶勾上村  
堡空虛即皆生心窺視公私憂恐又人戶  
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切  
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寨與人氣俗相  
似以戰聞爲主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  
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

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

貼黃保甲

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壘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坊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習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弓箭社人戶、旣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



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愿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

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罷藉奏請，並是因舊畧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

人戶勘合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來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兢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義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既免冬教，即保甲司扣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旣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撥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切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坡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

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切謂保甲皆齊民也集  
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  
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  
月之費一旦駘之於戰守歿地恐未可保惟弓  
箭社人戶所慮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於  
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  
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  
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  
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藉奏獲聖旨

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次人數  
及免折料、每年加費用錢數、年免次教所省接  
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  
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  
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間、去元昊叛命時、  
已易兩朝而龐藉弓箭社之議、始足為地  
方一大保障、修舉邊事、豈在議出於已、乃  
為得哉、此社法至今當行、特錄於此、